

「橋」的回顧

鄭貞銘

華岡十三年憶往

接永元自紐約來函，憶往昔在華岡接受新聞教育的日子。信中有一段說：

「每憶華岡，不勝懷念。新聞系是個動人的無聲世界，它對新聞專業精神，一向強調；對社會變遷的反應，一直敏銳；它不僅在短短的十數年間，樹立了專業教育的標幟，同時也替新聞界造就不少新血。它的新穎理想，它的愛護烘爐，烙出不少感人而令人懷念的詩篇；它的貢獻是寫實的，不是粗糙的表面塗上一層漂亮而光滑的色彩；是意識的而不是型態的；是藝術，是現實的要求，而不是外部觀點的迷幻。」

永元的信，使我猛然憶起十三年時光——那段每天奔波於北陽道上，徜徉於華岡學園的日子——雖然韶光易逝，歲月如流水，但十三年的歲月，在人的一生中確非短暫，何況是最可寶貴的青春年華十三年？

一、

當華岡學府草創時，正是我走出校園奔向社會的第一步，一種似緣的機會，承受師長的囑咐，在這所新興學府負起協助創辦新聞學系的責任，六年後繼任系主任，總共十三年的時間，才卸下這付擔子，如今眼見數百位優秀青年或散佈國內傳播界默默耕耘，或在國外進修，為國民外交奮鬥，他們是如此懇摯地在不同的崗位，獻出他們的理想與熱情，這種美麗的景象又豈僅是老師在我卸任後給我的勗勉：「培育青年，嘔盡心血，終將把光與熱散播社會的每個角落，那是決不致白費的！」

曾記得是年輕的日子，接觸的是年輕的朋友，過的是充滿憧憬與理想的生活；細雨霏霏，每個人都接受華岡風雨的考驗，雕龍畫棟獨具風格的華岡建築，更培養人以「承中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的襟懷與抱負。

隨着時光的流逝，華岡坡上的學府一寸一寸在改變，磚頭一塊加上一塊，教室一層添上一層，樓房一幢又是一幢，豪氣充沛了每個人的胸膛，滿足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

尤其在新聞系，「幹勁十足」是我們的標記，人人為整個系充滿了希望與信心。我們總是那麼地年輕，那麼地高興。

我曾為華岡新聞系譜上一首系歌，其中有一段說：「赤誠的心懷、堅強的意志，愉快邁進華岡新聞系。我們要開墾，我們要灌溉，讓燦爛花朵盛開滿園地。親愛精誠，如同一家人；團結創業，矢志永努力。年輕人的熱情火焰，燃遍人間；現代人的真知灼識，服務全人類。」這首歌詞恐怕最能寫照華岡新聞系師生當年的襟懷與心境了。

三、

憑心而論，一個初創的學府，全憑創辦人的聲望與精誠感召，其艱困——尤其是物質上的條件不足——可以想見；創校之初，一無校友在社會上提掖，愛護後期的學弟妹；更無足資號召的「國立」招牌，學生們之無信心可以想見。

我知道，華岡新聞系之前途，首在建立學生們的信心，我鼓勵學生們不斷看傳記類的文字，

希望他們取法先人奮鬥不懈，勇往邁進的精神，開創自己的前途，也為系開創好的聲譽。我常對學生們說：

「學校是為青年而設，系更是為學生而辦，老師們都祇是學校的過客，學生才是學校真正的主人，一個學校（或系）的聲譽，攸關每位學生的前途，如果每個人努力上進，力爭上游，系這塊招牌必將閃閃發光；反之，如果每個人都不知上進，浪擲生命，則系的招牌必將發霉。」

創系的第一年過去了，在一次檢討會上，每個人數細過去一年的學習生活，有的欣喜、有的慨嘆，更有的流淚，雖然教室裏窒息着沉悶的空氣，可是那感人的情景却衝擊着每一個年輕生命的心靈，大家發誓：「我們要更加努力，我們不要負師恩！」

新聞系每年都吸引了許多轉系生，變成華岡學府熱門系之一，每年聯招分數在華岡學府乙組科系中都名列第一，超越英語系（別校絕無如此，外文系一向第一），並已成爲慣例，這是每位新聞系校友的努力為華岡學府爭得的榮譽。年輕的孩子們，想到當年自己的奮鬥沒有白費，該都欣然微笑吧！

四、

創辦人張曉峯先生是偉大的教育家，總是適時地鼓勵了每一位努力的青年人，而以「恕道」寬容了不經意的錯失，而他的精誠感召，而他親自手草的每一張字條，都成了新聞系充滿朝氣的動力，這一種「從無到有，從有到好」的過程，

正像世界上每一樁動人的事業一樣：充滿了汗水，也洋溢着笑聲！

前十屆的新聞系畢業生，都出版了紀念文集，從「永恆的新聞系」到「燃燒的火焰」、「草根之歌」、「清爆」……到「風雨同樓」、「傳薪集」、「涉水集」、「橋上行」，「圓的追求」，每一集都記述着年輕孩子的夢與他們的理想與奮鬥，一篇篇動人的詩章，都將是華岡學府創校過程的可貴記錄。

曾記得在第一集「永恆的新聞系」出版後，創辦人曾經有手諭給新聞系師生說：

「貴系出版『永恆的新聞系』一書，在幾小時內一口氣讀完，設計非常好，篇篇都有佳勝處……此為華岡瑰寶之一。……新聞系教育之成功洵足鼓舞士氣，為全校爭光也……華岡種子漸在茁長，新人才之發掘誠為要務……力以聚而易舉，意以競而日新，以新聞系為中堅，使華岡學府人才輩出，有千岩萬壑之鉅觀，企予望之。」

日昨在「華夏導報」上誦讀創辦人「上蔣總統書」，再三說明生平三項心願為：(一)中華五千年史之撰述，(二)華岡學園之創辦，(三)全神教之倡導。字字懇摯，坦陳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對歷史、對文化教育實無旁貸的使命感，令人景仰，也令人衷心感動。

五、

一個學系，最重要的是師資，「遍訪名師」是教育工作者應有的作為，「新聞學」是一種理

論與實際並重的科學，而我是一個新聞界的後進，我想我必須為青年們尋求第一流名師，才能不因為自己的粗陋而影響學生們的前途。

華岡新聞系當年的師資幾乎是網羅了國內第一流名師。系的創辦人謝然之教授原是國內新聞學的權威，教授「新聞學」的錢震教授，「評論寫作」的沈宗琳教授，「世界新聞史」的徐佳士教授，「國際傳播」的王洪鈞教授，「報業經營」的余夢燕教授原都是我的授業恩師，他們肯為學生跨刀助陣，正說明了先進們的風範與氣度。

記得有一回，余夢燕老師曾說，她的身體不好，邊醫囑辭退了所有學校的課程，爲了我的三度拜謁，才感動得違背醫命，到華岡任教；以後余夢燕老師對華岡學子的勤奮苦幹有進一步瞭解；一直對新聞系學生視同己出，讚不絕口，成爲英文中國郵報發展的主要動力。

現在世界日報擔任社長的馬克任教授，是報業界的好手，當年在聯合報任總編輯，我與他原是素昧生平，是因爲景仰他的學識、經驗而再三去禮聘的，果然他到系之後，對學生有極具影響力的指導，現在聯合報服務的校友也都受了他的感召與嚴格要求而有卓越表現。

于衡教授的「採訪學」、顏伯勤教授的「廣告學」、張宗棟教授的「新聞法規」、毛樹清教授的「國際現勢」、張慈涵教授的「廣播電視」、董彰年教授的「公共關係」、劉會梁教授的「廣告設計與製作」、黃肇珩小姐的「新聞寫作」、顏海秋社長的「專題講座」、郭琴舫先生的「

新聞攝影」，江德成教授的「新聞英語」，李瞻教授的「世界報業史」，朱虛白教授的「中國新聞史」，楊孝潔教授的「傳播理論」，可以說堂堂陣容，治學理與經驗於一爐，對學生學識之增進，思想之啓發，經驗之獲得，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寫到這裏，不能不提一位對華岡新聞學子極具影響力的歐陽醇教授。歐陽教授是報業界極受推崇的報人，一生獻身新聞工作，可以說最具熱忱的新聞人，而其對青年學生的愛護與部屬的嚴格要求，真正可以使一個青年報人成才，因為他本人就是偉大報人的化身。

歐陽教授是我的師長輩，雖然我無緣受教於他，但是我尊其為嚴師。在懇摯的邀請下，歐陽教授終於允諾擔任華岡新聞系的專任教授，而放棄了其他學校的課程，因而有更多的時間花在華岡青年身上，學生們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最深。

歐陽教授不僅是負責的報人，也是熱忱的朋友，他永遠待學生如朋友，開導、啓發、鼓勵，真可以說是到了「教人不厭，誨人不倦」的地步！以後也成了我私人的敬師與長友。

最使人感動的，是歐陽教授常懷感謝之心。他常對學生們說：「我們的國家是多麼地好，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地圓滿；你看，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我有這許多可敬可愛的朋友；回到家，我有一個美滿的家，一張可愛的牀；到了學校，我有這許多上進的學生，這一切的一切，是多麼地使人滿足；真的，一切都太好了，因此我們應該

常懷感謝的心，愛我們的家，愛我們的學校，愛我們的社會國家。」

像這樣出乎至誠的感情，對於學生，常能發生最高的啓發力量，導致學生正確的人生觀，拚命地求上進，為國家社會散一分的熱，發一分的光。

六、

為華岡新聞系寫下光輝史頁的，還有幾位默默耕耘，不惜犧牲，不計代價，與孩子們天天學習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多位助教，方炳炎、楊銓、簡武雄、夏訓夷、張靜濤、朱龍勳、張滋明、湯健明、鍾國慶、林淑美等，他們均代表了自由中國新起的一代青年的苦幹、樸實與朝氣。

這幾位朝氣蓬勃，充滿幹勁，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他們返回母校服務，是回報母校的教育，給教導他們的師長們接過棒子，「薪火相傳」：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

其中最能代表華岡新聞系創系精神的「文化一週」，是在無一分錢的情形下創辦的每個新聞系的學子們都會為他付出心血與汗水，但是一再榮獲冠軍的榮譽與新聞界的普遍讚譽，却使他們的辛苦有了代價，簡武雄、桑繼康、夏訓夷、朱龍勳、林淑美，都曾日以繼夜地指導學生作業，使他們成長、成熟，以後在新聞界嶄露頭角，多少青年名記者，從「文化一週產生」，但誰又曾體恤他們當年的心血灌溉！

「新聞學雜誌」，是華岡新聞系代表性的學

術期刊，張靜濤當年的奔波、策劃，使這個刊物一鳴驚人，奇蹟似地出現在關懷新聞學研究的社會人士面前。

新聞系助教最能與學生們生活在一起，共享安樂、共分憂愁，助教的宿舍是大家經常聚會的地方，有一回現在經濟日報服務的賴藤隆對我說：「鄭老師，夏助教的寢室幾乎成了新聞系同學的心理治療中心。」助教與學生相聚之融洽由這句簡單的話語中就可得知。

這些助教，都先後在系裏服務四、五年，可以說把青春年華也貢獻給新聞系，我常常內心愧疚，深恐因而妨礙了他們在新聞界發展的前途，所幸這些助教的學識、經驗與品德都超乎一等，他們辭卸了助教到新聞界服務後，都有很好的表現，也很快獲得長官的賞識；如今簡武雄已高陞為聯合報工商服務部經理，夏訓夷擔任民生報總編輯特別助理，兼「野外」、「女性」兩份刊物總編輯；張靜濤任工商時報副總經理，朱龍勳任「時報雜誌」發行主任，個個都有出色的表現，不愧是大將之才。

有一回，夏訓夷告訴我，他在系服務數年，因此也得到不少的歷練，更由於我對部屬的嚴格要求，因此對於他們以後服務新聞界，也有絕大的助益。

我聽了這話，才稍釋我對他們的愧疚之心。

七、

簡武雄會說：「時時，我們為創設新構想忙

着，為進行新計劃忙著，春天從我們心上跨過時，都留下了痕跡，我們總是這麼地高興，我們是這麼地年輕！充滿了活力、活力。」

是的，華岡新聞系在師生羣策羣力之下，規劃了許多新構想，策劃了許多新計劃，不斷進步，不斷創新，幾乎成了新聞系的標幟。

其中，「每週專題演講」制度，實施了十三年未曾間斷，社會上知名之士與新聞傳播界的重要負責人幾乎都到過華岡，在大成館對未來新聞界的尖兵舉辦演講或座談，許多畢業校友告訴我，我們在系四年，獲益最多的是那無所不談的演講會。我更告訴他們，不要以為畢業了就無所不知，到社會後更需要利用閑暇多聽講演。

記得有一回，名作家徐鍾珮踏着泥濘的路，走進一座臨時教室演講時，曾說了一段令人回味無窮的話。她說，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充滿挑戰與艱辛；同樣地，記者的生活每天都充滿挑戰性，當一個記者感到飄飄然的時候，那正是他失敗的開始。

新聞系實行「每月一書」制度，使同學們涉獵的知識範圍不限於本科，而旁及其他社會、人文科學的知識；時代的進步，讀者的水準日益提高，新聞記者為了擴大知識領域，必須有廣博的基礎知識；而名著的閱覽與讀書報告，更可以給學生們開闊胸襟，放眼未來無限光明的遠景；富蘭克林傳、張季鸞傳、陳布雷回憶錄、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都曾列入書目之林。

新聞系有一項最突出的制度是「月記」，這

也許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創舉，我為了溝通師生間的心靈瞭解，也為了讓學生們有更多的寫作機會，乃創辦這項制度，學生們每月繳一篇，不拘題材，不限內容，舉凡生活感想，學習心得，困難與建議，都可以在月記上盡量傾訴。

中國學生由於性格的拘束，在面談時往往有很多保留，但是在月記中却可以盡情發揮，不滿、牢騷、欣喜與快樂，都可以在月記上傾訴；我為了瞭解學生，且身為系主任，也必須瞭解學生，因此每個月要看兩百五、六十本月記，而且不能以「閱」字為已，還必須批示很多字，才能滿足學生的心理，下個月才能寫出更多內心的真話。很多朋友都說我自找麻煩，豈知我在閱讀月記的過程，因瞭解學生而獲得的快樂，又豈是局外人所能體會？

新聞系裏，最有意義的制度，大概是新聞獎學金了。記得我擔任系主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拜訪台北各大新聞傳播單位的主管，為學生們勸募獎學金，因此，新聞系獎學金之多，在華岡名列第一，一年二、三十人次獲獎，十餘年來也該有三、四百人次了。

頒發獎學金之日，每次都請了新聞界領袖為他們頒獎，並發表專題講演，因為獎學金的意義不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新聞界先進對後進的提拔、關切與期望，這種無形的鼓勵，往往促成一個青年人向上的決心與毅力，這是我們要深切瞭解的。

八、

新聞系師生感情之融洽，一向馳名華岡。記得每學期舉辦的「新聞之夜」，融合了全系師生的感情，使大家真正享受了「親愛精誠」的大家庭溫暖。

每年耶誕節前夕，系創辦人更不忘到華岡來，在偻促的布雷新聞研究所與學生共渡佳節，或訴說國家大事，領袖行誼，或共談理想，策劃未來，那一份真、那一份情，深刻地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內心，影響青年心靈的成長，任誰也不會輕易忘記的。

師長與同學間，一年也不知有多少次聚會，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現任中視記者的湯健明所主持的 C. T. C. (Coffee Talk Club)，每次除同學外，更邀請幾位師長為貴賓，大家圍在一起，說說新聞界的趣事，談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大家談一回，笑一回，內心充滿了快樂與滿足。湯健明在「傳薪集」裏，曾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我們在夕陽下的法美國輪流唱獨腳戲，在成都路的咖啡館內語驚四座，在長長的中山北路上和老鄭（同學對我的暱稱）的邊走邊聊。……這就是我們的 C T C，師道因它而更被尊敬，友誼因它而更形堅固，……。」

在這種無形的教育中，同學們樹立了觀念，培養了工作能力，以後湯健明與李濤先後在交換計劃下，被選送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深造，在國外積極從事反共愛國活動，返國後分別服務於中視與華視，而且都有很傑出的表現，這也許就是為師者最大的興趣與安慰了。

我的家，經常聚集了華岡新聞系的學子，包饺子、談天下事，聊個人事，每次都洋溢了數不盡的年輕人笑聲。記得有一回，是我的生日，學生們悄悄地討論，要給我一個小小的驚喜，商量的結果，大家決定親訪寒舍，陪同我過生日，可是這個消息事先不曾對我透露，而我却跟一位好友到碧潭划船去了。

這是我玩得很瘋的一次，值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現任民生報生活組副主任的宋晶宜小姐在她的著作「綠夢谷」中曾有一段描寫。宋晶宜說：

「老師不在家，大家把小蛋糕放在桌上，二、三十個人都坐了下來，大家不約而同地決定：『等』。」

天黑了，夜靜了，慈祥的太師母回房休息了，肚子餓了，怎麼辦？小蛋糕不能吃，是送給系主任的禮物呀！有人瞧見桌上有個好大蛋糕，切開來吃吧！反正系主任在的話，他也一定會請我們吃的。

吃了蛋糕，天漸漸亮了，等了一個通宵呢！忽然系主任推門而入，望着這羣睡眼惺忪的學生，望了桌上的小蛋糕，臉上泛起了訝異的笑容，感動地說：「你們熬了一夜啊？」——當然他不知道這羣「蝗蟲」送了他一個小蛋糕，却吃掉了他一個大蛋糕哩！」

像這麼「愁」事洋溢在我們青春生命裏，不是既可愛而又可貴麼？

九、

代表新聞界靈魂的「文化一周」，曾經在大專刊物中有過光榮的歷史，雖然那是一份小型的週報，但常常報導了文化、傳播界精彩的獨家新聞，為各界所讚賞，而其編排與業務，更是煞費苦心，可以說全是同學們胼手胝足的成果。

記得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天，天氣酷熱，各校正放暑假，而華岡新聞系的同學們則放棄假期，有的東奔西跑，有的坐鎮策劃；有的採訪新聞，有的爭取廣告，也有的為推銷報紙而費盡心血，潘健行、高信疆、何家駒、陳南山、陳揚琳、翁碧英、陳大為、楊銓、黃仲正……無不為這小週報的接生而煞費苦心。

方炳炎在「文化一周創刊號」一文中，曾經對本刊的創辦有詳實的記載，他說：「少數家在中南部，未能前來參加籌劃創刊的同學，也時常來信慰問，住在南投的張景照更寄了兩大籩龍眼慰問同學，使大伙在工作勞累時，一面看信，一面吃龍眼，真是其樂無窮。」

我記得「文化一周」創刊號出版之日，同學們在新聞系辦公室，紛紛打着赤膊作發行工作，直至深夜，第二天清晨，魏穎廣等又捆着報紙，直往中山堂記者節大會分發，那種精神，令人既感動又覺得可愛，不久後，新聞界先進馬星野、余紀忠、楚崧秋、唐樹祥等先後來信讚美、鼓勵，詞意真切懇摯，更給同學們提高不少士氣。

新聞系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同學們的敬業精神，使他們在實際的工作體會中，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業專心致志，具備高度的忠誠，惟有如此，才能够兢兢業業，以新的作風，新的技巧，新的

方法，新的思想，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來為大眾作最好的服務。

我不得不承認，「文化一周」使華岡新聞系的學子瞭解了新聞事業的艱辛與其對社會的重大影響，記得黃仲正在「那盞小紅燈」一文中，記述他為「文化一周」的拚版、校對，往往從印刷廠拖着疲憊的身子趕到車站等陽明山的最後一班車；有一天夜晚，委實太疲乏了，靠着搭車的出口處鐵欄杆閉目養神，無意間抬頭，看到中央日報高樓頂上那盞小小紅燈，一霎間精神為之一振，於是他知道新聞工作原就是「燃燒自己，照耀他人」的神聖事業，因而更加深了它對新聞事業的尊敬與熱愛，這種由心底裏燃起的認同，才真正是終生為新聞工作獻身的最大動力。

十、

愛護與尊敬，永遠是一體之兩面。華岡新聞系在力之所能及，對學生無不照顧、愛護，每年為學生的實習與就業，可以說是費盡苦心；記得第二屆同學的實習檢討會上，一位女同學曾經為在外實習的遭遇而痛哭流涕，師長們要為他們分憂勞，當然也同樣分享他們成功的果實。

每年暑假，我總帶着助教與學生代表，到成功嶺慰問受訓的同學。師生相敘，快樂無比，同學們蓋着一些嶺上的新鮮事，笑成一團；記得有一回，在慰問成功嶺後，又沿途南下到了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左營、鳳山、高雄和屏東，跑遍的不是名勝古蹟，更不是茶樓酒館，而是各年級同學的家與拜訪同學們畢業前實習的新聞機

構。

在中央社服務的范大龍說：「我記不清從凌晨到深夜，嶄新的衣服沾了多少灰，柏油路、石子道、山徑、鄉野上下車有多少趟，但是同學們的家長和新聞機構負責人的言談舉止，我至今還能一一道出。」

但是，同學們對師長的尊敬也是值得稱道的。舉個小小的例，新聞系在每位老師上課之前，一定由值日生倒一盃茶水在桌上，然後由班代表發號施令，向上課的老師深深地行一鞠躬禮。

有的老師一上講台，在微笑答禮後就呷一口茶，然後愉快地開始講課；有的老師則在講到高潮時，突然嘎然而止，緩緩喝一口清茶潤喉，然後再繼續講解。這一杯茶，代表了學生們對老師的無限敬意。難怪于衡老師在一篇題為「一杯清茶」的散文裏，對華岡新聞系學生尊師重道的系風大為讚賞。

知識是一種力量，而那傳授知識的人，便有如一支蠟燭，他們在默默中燃燒，指引着青年們的前路。

十一、

新聞教育的重要，基於新聞事業在民主社會中所肩負的重大使命。目前，由於大眾傳播媒介影響力之迅速，普遍與深遠，必須有一批受過專業教育，而對民主思想具有堅定信念的青年，來從事日增重要的大眾傳播工作。

美國第三屆總統傑弗遜說：「新聞事業的光輝常照耀人心，新聞事業使每個人都成為有理想

、有道德、有社會觀念的人。」

雖然新聞教育常被冷嘲與奚落，但是新聞教育者的理想永久不變。新聞記者常被譽為「無冕之王」、「民衆的導師」，可證明其在社會所負教育使命的重大；我相信，一個健全的新聞記者，學識必須充實淵博，眼光必須敏銳正確，心懷必須公正無私，人格必須光明正大，不斷改進中的新聞教育，必可培養出遠見識力與對社會大眾肩負責任與道德感的新聞記者。

記得夏訓夷曾說：「人是為勝利而生，為完成一件大事而來。」

也記得于洪海的豪語：「假若分離的必然是相遇——那麼，我該向這兒的風雨與押些什麼？華岡步履的迴響，必再振動這山！」

也記得宋晶宜的心語：「四年，被雕塑得如此不凡，像一張色彩富麗的畫，我想將它題名為『愛心』。那富麗的色彩中，晃動的是一羣值得人尊敬的人影，那許多真正的教育家，永遠不知道他們的愛心曾經產生多少迴響。」

是的，這十三年裏，這個團體共同生活着的，是一羣典型的現代青年，他們有愛、有憎；有夢幻、也有惆悵；有埋首勤奮的日子，也有迷惘失望的時刻，祇有機緣把我與他們相繫在一起，對於這永不再來的十三年青春時光，真足夠細細咀嚼一輩子。

十二、

紗帽山的楓葉四度愁紅，陽明山的櫻花四度怒發，時間雖隨着凜烈的東北風掠過岡上，但帶

走的不過是伙伴們的幼稚與浮躁，留下的則是沉著，穩重與信心。

於是，我又想起為第一屆畢業同學紀念冊所寫的「橋」。我說：

「在分歧、匆忙的社會中，我無視疲乏與奚落，承受着歡笑與淚水，我希望搭一座橋，鈎搭着不相連的兩岸。」

一張張熟悉的臉，一樁樁難忘的事。將近上千位的青年朋友，與我共渡了四個寒暑。我知道：當價值分歧，思想紊亂的年代，支撐着青年理想的，是那真摯關切、愛護的熱情火燄，他們所熱切企盼的，是一座引渡的橋。

我常常：當有一天，我的年華老去，我將一一掏出那塵封的日記，將我在華岡十三年的人與事，一一描繪在人生間，真的，那一個日子是終將要來到的。

（六九、一、一八於正維軒）

情報珍聞：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6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陸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